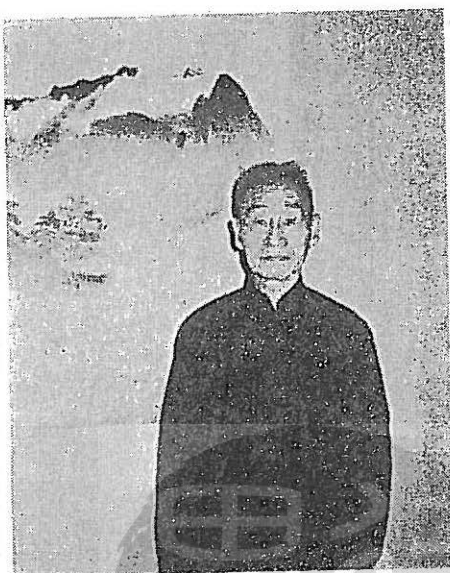


攝影藝術史話

鄧靜山

傳入初期奇聞妙事

西洋攝影術傳來中國，爲時甚早；最初似由廣東傳入。早期的攝影業者，身揹大鏡箱等攝影



民國七十年九月本文作者九十華誕前夕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集錦攝影回顧展展出時留影，背景是作者的攝影集錦作品之一。

用器具及黑布暗房，由粵而湘而鄂而川，宛如走方郎中一樣的深入內地各埠。至於像上海天津等各大商埠口岸，則係由海外直接船運傳來。那時正值清末，民智尚未開通，一般人對於攝影一道，常作懷疑看法。甚至有謂凡人一經攝影，靈魂將亦被攝去，種種謠說不一而足。曾記得有一笑話，言

道湖北宜昌有一照相館，某次爲縣知事攝影，攝影師請其端坐露天，身後設一鐵叉，牢牢將頸頸叉住，以免晃動，然後自去對光攝影。縣知事久坐頭暈不耐，遂到鏡箱後面去看看，但見人影倒垂，驚極而呼，疑有妖術，知事震怖之餘，立即下令將攝影師予以拘禁，其後經過很多人的說項，方告釋放。此係亡友張善孖之友，自宜昌到上海時道及親見其事。

早期的攝影用的是乾片，也就是玻璃版臨時用膠和銀塗成者，攝影後祇此一張照片，在白金紙蛋白

紙之前不能複印。像這樣的照片，我還存有一張，那是先君二十八歲結婚之時所攝的，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年，倒尚未褪除變動。民前八年，我正十二歲，頗喜繪事，先君每次從上海回到清江浦家中，常常帶回一些照片，那種照片已較進步，是用白金紙經陽光曝曬，過以金水定影，已能複印。

我在民國紀元前六年，十四歲時到上海南洋中學預科就讀，校中有位國畫教師李靖蘭先生，對攝影很有興趣，課餘之暇，盡以其術傳我，而我與會也很高，常用一具方鏡箱，祇有單鏡頭，速度則分快慢兩種；有陽光時用快速度，無陽光則用慢速度。普通相機只用B字，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均須自己計算，無陽光時多不易攝影，非三腳架不行。

印相紙市上只有伊爾福牌出現，乾片亦同有粉紅牌、大紅牌之稱。我所用的大抵是粉紅牌，最高感光速度約是大紅牌註明爲三百度。晚上在臥室裏，把燈一關，便是我的暗房，自己沖洗，很有興趣。至於印像則非白天在日光下不可，若是陰天，簡直無法印。有時外間的白金紙不大好，實，李先生並教我自製曬圖紙，只將兩種藥水和

在一起，將底片覆上，置於陽光中曝曬，曬後洗洗乾淨，便是一張照片，祇是不能有白金紙那樣清楚而已。

上海最早的照相館

我聽到在上海開設最早的照相館是耀華，為施德之所開設，非悉為牟利，施最愛結交官場，交際很廣，常拍攝照片放大到四五十吋，大批贈

送，處處可見。當時耀華所拍的小照片也有大號明信片般大小，所攝者則多為妓女，着色極為複雜可觀。其後有實記照相館，亦負盛名。

民元前後，一般人對攝影興趣漸濃，但苦無門徑，其後上海製造局翻譯很多聲光化電的科學書籍，其中也有頗多有助於攝影之研究，於是以此無師便可自習其學理，就逐漸的多起來了。在那個時期，業餘攝影著實要比職業化的攝影，進步得較快。

民國元年我離開學校，到申報館廣告部工作，晚間則住在青年會，當時我在申報的工作很忙，甚至連早晨批報，晚間結賬的事也要管，往往每天要忙到夜間一兩點鐘。

雖然如此，可是我對攝影的興趣仍然有增無已，在市面上攝影器材多時，我又換了一具袖珍型的 Vest Pocket Kodak，所用膠卷每捲可拍八張，價格既廉，又甚輕便。平日一有餘暇，每常到哈同花園遊玩，就便拍攝園景照片，有時至鄉下浦東等處照相，其時我家住在虹口東有恆路，此處已是鄉間一樣，馬路之外遠望一片荒涼。其後常到徐家匯法國公園等地攝影，更其後攝影目的地乃漸及于蘇州西園留園等地。其實我在民前曾住家蘇州二年，又曾隨先父登靖湖兵艦，至太湖戢艇，所至之地甚多，惜未知攝影。

上海青年會的創辦人曹雪辰先生，他很喜歡攝影，那時我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時在他的暗房工作竟日，不以為疲。

曾記得一次余日章君及滬上商界組一團體去美國各處參觀，在彼應酬總感到很是勞乏，體力若有不勝，回國便提倡體育，頗具影響。由於此一提倡，則有運動會在學校中常常舉行，余喜攝影，乃便作義務的記事投之報館，那時除戈振兄我和他見到外，別無外勤記者。報上記事，本埠新聞只有會審公堂抄錄案件，此外訪事只在茶館吃茶，道聽途說，便為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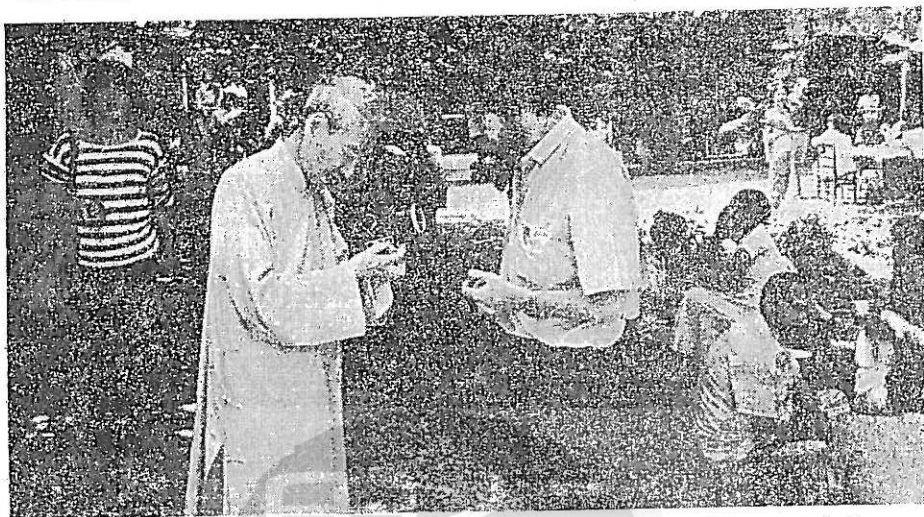
攝影畫報一大盛事

中國報紙之有攝影畫報，當自時報為始，黃伯惠君主辦時報之際，由於他自己雅嗜攝影之道，曾有一次，在時報刊出照片一幀，當天的報紙，就多銷一二千份，於是在民國十多年的時候，時報就創辦畫刊，有時每週二次，常常刊登小姐們的相片，頗為轟動一時，甚至有南洋僑胞，見到時報所載小姐照片，因而不遠萬里而來專函求婚，於茲可見其吸引力之一斑了。在所刊登的小姐照片中，又以女學生居多。又曾有一次大華飯店舉辦慈善性質的時裝會，更為時報攝影的對象。遠東運動會和西湖博覽會在滬杭兩地舉行時，時報也派攝影記者多人前去大規模攝影，新聞照片，次晨便已見報，並且利用飛機運送報紙分發，真是當年報壇的一大盛事。

攝影術應用範圍越廣，業餘攝影家也越來越多，當時在上海對攝影有興趣的頗不乏人，還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本文作者（右）訪問美國攝影學會會長 Grenhood（左）中為德國攝影專家 Pfersic。



1981年七月本文作者(左)在法國南部ARLES國際藝術節與德國友人合影。

一位華比銀行的同志胡韻穎君，此君最愛買新鏡箱，多從英國定製數百磅一具者，而且一有新鏡箱，舊的就棄之不用。我輾轉在別處收購極廉，視為古物，受惠甚多，且仍然合用。當時最考究的鏡箱，就是英國的紐門加丁，全用手工製成，內部樣樣精巧，要買必需訂製，這種鏡箱，就是他買的。

光華美景四大學會

攝影同好既多，為了便於相互切磋研究，攝影學會便應其需要而設，中國最早的攝影學會，是在上海英人鄧脫所主辦的，參加者多是外籍人士。有一次展覽，胡韻穎與我曾得陳列照相數幅。中國人自辦的攝影學會，則以北大（其時為北京大學）劉半農、黃振玉等所發起的光社為最早。民國十七年間，北伐成功，北方人到上海的很多，光社同仁南來，與余晤談甚洽。咸認攝影更為國際文化交流之要道，志同道合，遂朝夕相會。其中有一位錢景華君，曾發明搖頭鏡箱（旋轉攝影機，其時謂搖頭鏡箱，就是時下照相館拍團體人照所用的這一種），內部構造比美國人的機件還要更進一步。此時上海攝影同好既多，遂由陳萬里、黃伯惠、胡伯翔、潘冷殘

與余等組織華社，也就是中華攝影學會簡稱。十七年秋在時報照相室舉行第一次展覽，觀者極眾，申報曾撰文宣傳其事，頗為各界重視。

光社、華社而外，又有以義葬黃花岡烈士有功的潘達微君，在廣州組織景社，潘君別號冷殘，華社時曾在一起，為人極澹泊。其時在南洋烟草公司任事，善國畫自娛，故於藝術攝影極感興趣。此外，何應欽將軍又在南京組織美社。這就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四大攝影學會，四社的名稱，合起來正是：「光華美景」。

以後，復旦、聖約翰、滬江、大同各大學都紛紛組織攝影學會，氣象非常蓬勃。民國十七年，華社在時報大樓舉辦的攝影展覽會，可說是國人最先舉行的一次展覽。

美國散葉膠片連鎖中國，以其價格低廉，每包祇售二角五分，而且極為合用，於是英國乾片的優勢，全被打倒。不久又有黑白攝影社和上海青年會所辦的青影社成立。黑白社為陳傳霖等創辦，目下在臺灣的水祥雲、徐德先兩君都是該社社員。青影社則由美國人捐助器材，一方面傳授攝影學，該社設一大暗房，可以同時容納十多個人在裏面工作。

邁向世界攝影紀錄

民國十八九年間，上海攝影界同人每鑒於外國人在我國攝影，總是找些街頭巷尾及鴉片賭博等下流社會的題材，寄到外國，影響我國國際聲譽至鉅，所以我和黃仲長、徐祖蔭、劉旭滄等發起中國照相協會，專事拍攝國內美好事物，寄往

國外，以糾正國際間的觀感為目的。故每年每人送出照片，約計四百張左右，于是在國際間藝術照片展覽更得一紀錄。世界攝影學會以英國皇家為最老，所出會報研究學理者第一次公諸同好多刊載于此冊。而倫敦沙龍為最著名之展覽會，故一經選入之照片，其作者之名公布于世，各國沙龍多按其地址發請來請其參加影展。作者如偶一為之攝影，則無以應付每年各國影展甚多也。

國人攝影送至域外展覽，當推北平光社送往日本者為先。民國十七年，林漢崙、傅秉常在法國時，曾向法名家學習油製照相 (Bromol) 甚為成功，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沙龍展出作品多幅，並輯入法國攝影年鑑。從一九三一年起，我國人的攝影作品，在英美各地展覽會中都有連續不斷的紀錄，祇是最初數量不多。一九三九年，劉旭滄君據美國年鑑載為世界攝影展覽的第五名紀錄，這是中國人在世界攝影界最高紀錄的一頁。

抗戰軍興，我個人曾三度入川，攝影同好處於亂世，作品因而減少。然而八年之中，我國在世界各國的攝影展覽中，始終保持連續不斷的紀錄，並未中輟。倒是日本人却因為戰爭關係，對於國際攝影展覽的事，俱告中止了。

國際展覽與各學會

參加國際間的展覽會，並非易事，普通的攝影學會都要繳納入會費，每年耗在器材上，尋覓題材花費上，以及郵寄通訊等費用，在不計，估計個人每年的花費，恆在三四千元美金之上，但却又得不到分文的補貼。我從民國二十年在日

本首次參加國際展覽以來，所耗費的金錢已不知凡幾，而所獲的收入說來可笑，數十年來祇有數筆，一筆最多者是十七英鎊，那是一九四九年我參加英倫展覽的一張集錦照片，為英國 *Illustrated News* 製版刊用所致贈的稿費。另一次在印度參加展覽獲得觀眾投票第一的一張照片，遂為會中收買，得了羅比五元。又一次參加華沙展覽，當第二次大戰，警報一時傳來，展品搬動，將余攝影遺失一張，賠款美金廿元。

外國所舉辦的攝影展覽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有的是正式展覽，有的是攝影器材商人所舉辦的有獎競賽或展覽，有的則是為各種宣傳目的而作的展覽，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不過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等級最高的展覽會則是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所辦的，該會的贊助人便是英皇，會員分三級，普通入會會員 (PGC) 付會費二鎊二先令，其權利如在英國當可參加各種活動，外埠至少可獲得該會的刊物。由普通會員可選自己的作品四幅，送請該會審查，經會員審查及格後，便獲得仲會員 (ARPS) 的資格，這個仲會員的資格得來並不容易。仲會員如果對世界攝影有重大的貢獻和發明，可以提出論文經該會通過而升為最高級會員 (FRPS)，世界上具有 F 級資格的人並不多，中國人在以往未曾注意及此，我以集錦照片的發明作一論文在一九四二年而獲得此一資格。

美國的攝影學會雖有淵源，最近二十年來才有大規模組織，普通會員稱為 PSA，仲會員稱為 APSA，最高級會員稱為 FPSA，由此，我們可以知道，F 這個字，乃是攝影家最高級的符號，

不過最初須由會員推舉，所以我的美國仲會員資格乃美芝加哥藝術學院攝影教授唐勒芬所推薦。唐氏與余為友，只因我一次投寄某沙龍照片，彼時伊為審查員之一，因我的照片不得首獎極表遺憾。此後遂通信為友，勝利後美國第一次國際航空展覽，曾二次電招余赴美為審查，且至紐約一切費用均由彼方擔任，惜此時余留滬未有準備，囊中不名一錢，卒不果行。

專家審查分門別類

世界性的展覽會中，每次所收到的照片從數百張、數千張，以至於最近美國所舉行的一次展覽會收到作品數萬張至十數萬張不等。展覽會的審查員，早期在歐洲由一位專家審查居多，後來多聘人員。美國的攝影展覽會，最近有敦請許多專家擔任審查的事，譬如說請一位建築家審查建築物，又請一繪畫家審查畫面等等。一般的審查標準，都祇注重照片本身的技術，如照相紙張顯光暗色調種種，求畫面次之。這一點，恰似油畫之注重色彩，而不重章法一樣，英國年出照相冊 *Photograms of the year* 所選甚精，均取之於世界各國沙龍之傑作，畫面甚為注重，法國年刊近於時代性新派，德國則注意線條清晰近於科學。美國所印年刊係為 Frank Fehre 所主辦，每年舉行展覽一次，所收照片，尤且送往美國各省展出，故一次旅行展出費時且一二年，所選照相刊于年鑑者亦精。

有許多種特出的作品，都會在世界性的展覽會中大有勝名：諸如油製照片、炭質照片、溴紙底片印像法等。西班牙有一位攝影家名叫 J.

Ortiz Echagüe，是全世界做炭質照片的專家，他用法國出品Fresen Paper極出名，全世界能做炭紙底片印像法的，則有美國人Dr. Max Thorek，此外英國Mouner專攝海景，Alexander Kighley多攝宗教，比國Leonard Misonne風景有喬木長徑，其他著名甚多，亦有不以展覽為競賽者，要之，總有其各個人之風格，亦如中國之書家畫家，各有其個性者然，否則專以摹仿他人，恆河沙數，則不能特出。

世界性的攝影展覽會，其徵集作品的方法，有的是不限制參加者，衆容並收，然後再去燕存菁。有的則是邀請性質，專事邀請各國名家，譬如美國舉行邀請全世界的百位名家，每位名家祇出一張作品，則為百頓作品展覽，該會以此百幅名作又巡迴各地展覽，以資同好之觀摩研討。

每人參加展覽會的作品數量，在歐洲多半規定為六張，美國則為四張，除被邀請參加的展覽會外，都需要經過審查。最高標準的展覽會展出二張已屬不易，故其入選證，雖小小一紙，可證明其水準，因在千萬張中選出，比較為難，歐洲有的入選證上，還由審查人親筆簽名，我個人的這種入選證約有二千餘枚，圖案各別，頗足鑑賞。至於展覽會的獎品方面，則有獎單、獎狀、獎杯、銀盾、銀杯、綬帶等，不一而足。有些外國的攝影學會，專事辦理展覽事宜，或一年一次，或二年一次，在不舉行展覽的時候，便無所活動，有些攝影協會則專門祇展覽本會會員的作品，則每年必有一次。

英國的一些大規模的展覽會，常在每次展覽

以後，再挑選若干精品，送到各屬地去巡迴展覽。美國春野城（Springfield）有一個攝影會，對於參加的作品，每一幅都加以詳細的說明和批評，所耗的功夫實足驚人。多數展覽會的作品，可以出售，但大都不能在會場交易，須直接由作家自理，或在當地委託人代售。早期的英國展覽會中，有人出高價收購佳作，這張作品賣去以後，當即把底片銷毀，以表示祇此一張，更為珍貴。

國際間的各種展覽會非常之多，幾乎各國都在經常舉行，祇有我國，尚付缺如，只以連年兵燹，因各種問題多不能舉行。上海攝影會早年原為外人發起，抗日勝利後由胡石磊集合同志正式成立，卅八年已決定舉行國際影展，請東均已發至各國，上海忽淪匪手，遂不能舉行。香港第一次國際影展時，亦適為日軍轟炸，以致不歡而散，現在該會已舉辦第十次國際影展，尚能如期舉行。

成功攝影畫面第一

攝影之能够成功，能够構成畫面是第一要義，這一點尤以攝風景為然，中外許多拍攝風景大獲成功的人士，都是曾經學過繪畫的人，所以美國的畫家要學攝影，以求其真實，攝影的又習繪畫，求其構圖，畫影已打成一片。至於拍攝人像，最要者厥在能够抓住其態度和最優美的表情，光線弱時，每每正可以掩飾一些缺點，要拍攝一張理想的人像，並非易事，至少要對被攝的對象非常熟悉，能知道他在什麼時候表情最好，又在什麼角度之下輪廓最美，而不是貿貿然隨便一

拍便為傑作。舊時中國人畫像，面孔的各部份都有一定的位置，女人眉毛的粗細也必配合其面部份的方圓典型而定，應知有人適於細眉，也有人適於粗眉，面型不同，化粧亦須各異，趨於時尚，千篇一律，則反而不美了。此外光線的利用，殊為重要，荷蘭的Rembrandt，稱為畫家光聖，因為他窮困時，居一閣樓，僅有一小窗，光線集於一點，他就利用此一點光線作畫，能使人目光集中於畫面之處，適為表情的顯露，今攝影者，多仿其法。

人體攝影及其規則

人體攝影來源於人體繪畫，各國早已普遍，人體繪畫，我國早年在美術學校為劉海粟大膽動用，其實為極平常之事，稱為模特兒並非人體畫，就緣於此。模特兒（Model）係模型之意，不論穿衣服或不穿衣服，或其他之模型，均為模特兒。學西畫者求其根本練習時，有Anatomy，即人體之局部，由局部而全部，才有人體的曲線美之稱。然後畫着衣服的人，才不致身體不稱，人體攝影可求其曲線，主要的要成功一張畫面。各國影展中並非盡皆陳列，英國陳列此項攝影有一規則，如毫髮畢露者，不陳列，日本亦然。美國則可通融辦理，惟有一例可以注意，即（一）畫面之重點不可在此（二）態度不能有淫蕩意向。如禁止人體畫，大可依照此例而行。若展覽會中盡掛此項人體，並不見雅，攝影者偶一為之可矣。各國雖不禁止此項攝影，但在通衢大道中拍攝此項照片，亦所避免。至于街頭巷尾，兜售諷

淫照片，大大的不同了，應當嚴厲禁止。

世界各國的攝影作品，似乎都各有不同的風格，早期以英國作品的畫面為最美，匈、比、荷各國也都不錯，德國人攝影，力求清晰，但嫌呆板。美國人是從歐洲來的，自然一切都向歐洲學。

近年來攝影科學的進步頗為可觀。日本則以維新思想的影響，今日佳者，明日即須打倒，因而難以有本身的風格存在。我國的作品，在各國展覽會中並不見多，如真正有東方意味亦頗受歡迎。所以我說不必仿效他人，非獨豎一幟表現民族

精神不可。同時，我國文化悠久，對於畫面，結構，每每比外國人為重視，成就也就在此，將來發揚光大，是毫無問題的事；祇要我們自己努力，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攝影藝術的成就，甚至可與儕於世界的最高地位呢！

成

語

追

踪

(十六)

何 宇 白

龍 部——龍

「龍」，四靈（麟、鳳、龜、龍）之一，舊說為鱗蟲之長，有鱗及鬚，五爪，能興雲致雨。常以之喻帝王。又指豪傑、俊才，如蔡邕被稱醉龍，諸葛亮稱臥龍。此外，堪輿家以山勢為龍、龍脈。姓氏中也有以龍為姓者，是從虞舜時傳衍下來的。

由於龍在國人的概念中是靈物，是帝王的象徵，是豪傑俊才的讚美詞，沿傳甚久，故以龍字起頭的成語常牽涉着這些意義，為數較多，計有三十餘個。

「龍山落帽」，指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登山之詩會。「晉書孟嘉傳」，嘉係征西大將軍桓溫的參軍，溫於九月九日在龍山大宴賓佐，有風至，吹落了嘉的帽子，他却不知道，之後他上廁所。桓溫對此漫不經心的作風，覺得好笑，便令人將帽子取來，附了另一人嘲笑他的文章，放在他的坐處，孟嘉同座，一見之下

，立即揮毫作答，文情並茂。因此留下了「不知是日龍山會，誰是風流落帽人？」的一段佳話。

「龍化虎變」，言變化莫測。語出「譚子化書」。

「龍穴石髓」，謂仙人之食物。語出「稷史類編」，晉張華對一個碰見神仙的人，向他說，仙人是以龍穴石髓當食物。

「龍生九子」，喻一母所生的兒子，各有其所好，形狀也各不相同。「玉芝堂談薈」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此它分別列舉：胡琴頭上刻的獸，金刀柄上的龍吞口，殿角上的走獸，鐘上的獸紐，碑座下的龜，牢門上的獅子頭，碑兩旁的文龍，殿脊上的獸頭……等像，說是龍生的九子（實際只有八個）。

倒是「升庵外集」與「天祿識餘」兩書舉了九子之數，惟名稱各異，說法也稍有分別。（詳見中文大辭典）。

「龍光瑞像」，佛家語，謂佛像。語出「

資持記」。

「龍行虎步」，謂威儀莊重，行如龍，步如虎。「宋史·太祖紀」，趙匡胤對他的近臣說，他的弟弟宋太宗龍行虎步，將來必為大平天子，福德還比他本人好呢！

「龍吟虎嘯」，喻同類相應，以龍吟出變，虎嘯生風。「易·乾」：「雲從龍，風從虎」。

「龍肝豹胎」，喻珍饈，語出「晉書潘尼傳」，與「龍肝鳳膽」之喻極珍貴物品同義。

「龍爭虎鬥」，形容戰鬥激烈，與「龍爭虎鬬」，喻英雄相戰同義，「喻汝礪八陣圖詩」曾引用此語。

「龍飛鳳舞」，形容山形，如龍之飛，鳳之舞。語見「郭璞撰臨安志」，亦可形容書法的佳妙。

「龍馬精神」，喻老年人精神壯健，「李邕上裴晉公詩」：「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